

# 交 流 剧 本

(43)

一九八〇年广东省业余文艺创作评选得奖作品(小戏)选辑

怪 客 临 门 (话剧)

为 了 后 一 代 (话剧)

黄 金 叶 (采茶戏)

借 妻 (话剧)

谁 在 门 外 (话剧)

广 东 省 群 众 艺 术 馆  
广 东 省 戏 剧 研 究 室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 怪客临门

(独幕话剧)

赵 洪

时 间：当代。  
地 点：南方某油城。  
人 物：郑丹灵

郑大妈  
郎基罗  
黄 玉

(幕启。舞台没有打光。只是一柱落地灯在亮着，郑丹灵在台灯罩的聚光下，架着单镜头照相机，正对着小藤几上的一迭纸在拍照。拍一张，翻一张，再拍，暗处传来郑大妈唠唠叨叨的声音，但看不见人。

郑大妈 又要自己干，自己干！早就叫你送去设计科，人家那儿有暗房，有摄影师！你算个什么，照个打洋伞、穿花裙的小照还可以。你听见没有？那是选出的商标作品！你别把胶卷给浪费了！哼，你也能干，那摄影师回家抱孩子算了……（郑大妈“啪”地打开了灯）

(舞台上已经看得清楚了，一个布置得不坏的客厅，左右有门，台左后有一后门，显然已长久不用，被一幅什么画幅挡着。台左有间壁门，通里屋、厨房等，右前台摆一条长藤椅，靠左一个小藤几，再靠左一个圈手藤椅，一柱落地灯。

(郑丹灵不睬母亲，继续摆弄她的相机。母亲显然想跟女儿说些什么，受到冷遇更不高兴了。

郑大妈 哼，要是田鸡能打鸣，那还要公鸡干什么？

郑丹灵 (赌气地)那我不拍了！把您这些宝贝全抱回去得了！这都是些啥玩艺？毫无美感，毫无形象思维！全是些设计图纸。不，干脆是看图识字！妈！咱们标尝三百块钱，要的是那种既开门见山，又耐人欣赏的商标！（公事公办的口吻）老实说，您的工厂搞废物利用，生产的发乳还真不赖。我代表外贸局感谢您这位白手起家的家属工厂厂长。但贵厂的发乳打不开港澳市场，关键是你们的商标不过关——简直不象话。谁看得出来贵厂生产的是豆腐乳还是发乳！

郑大妈 哎呀我的小姑娘奶奶！你们外贸局可得拉我们一把呀！这不单是工人发工资的问题，咱们厂小志气大，还要为国家挣外汇呢！你看，这不是给你征集一大迭子商标设计吗？我看还是专家可靠，总比你登报去瞎碰强！谁有本事还靠中你那个彩？早当专家了！瞧，这是靠着您爸爸老脸上，人家抹不开才给我画的。（如数家珍）这张是引进办徐工给画的，这张是炼油厂刘总给画的，这张是……

郑丹灵 工程师，工程师！怪不得全是些图纸！

郑大妈 人家可是专家呵！六十年代就是权威了！

郑丹灵 妈！您就懂专家呵、权威呵！也不看看，图纸和美术，牛头不对马嘴嘛！

郑大妈 哦！对了，对了，我这儿也有对嘴专家，对嘴的，丹灵，黄玉今天又来了一封信。  
。（掏信）

郑丹灵 哦！黄玉来信了！

郑大妈 听外贸局的同志说，前些天收到一份广州的来稿，是不是黄玉寄来的？

郑丹灵 （拆信）看看就知道。

郑大妈 （看到女儿又要忙些自己的事，忙制止她）急什么？信里的字儿飞不了！（神秘地掏出一份“应征作品”来）喂，丹灵，过来，过来。你看，这里还有一份“应征作品”呢！

郑丹灵 （跳起来，一把夺过那一迭纸，念）高清华，三十一岁，清华大学毕业，润滑油厂轻质丙烷工段长……啥玩意？（翻过一张）徐复旦，复旦大学毕业，二十九岁公司机关直属党委办公室秘书。哟！（又翻一张）高中山，二十五岁，中山大学毕业，石油公司研究所实验室技术员……妈，您这是啥意思？

郑大妈 （洋洋得意）傻丫头，给你挂的钩！你老子是石油公司经理，这两万人里任你挑！看看，清华的、复旦的、中山的，全是名牌大学的。

郑丹灵 哎哟！真不愧为名牌产品，质量信得过。这说明书一递，连照片都不给看一看？

郑大妈 咳！小伙子论本事不论相貌。你爸爸年轻时虽说也漂亮，可结婚前咱谁也没见过面，光知道他是战斗英雄，我就乐意了。我看有三个条件就成：第一是名牌大学生，第二是上过名牌大学，第三是名牌大学毕业！

郑丹灵 免了吧妈妈，我的事您就少操心吧。下个月您工厂就没工资发了。

郑大妈 唉，如今养女儿什么都好，就是永远别长成大闺女！

郑丹灵 我找小伙子也有自己的条件，同样是三条。愿意听吗？第一条，要长的漂亮；第二条，要和我“趣味相投”；第三条，对我要百依百顺，说一不二，就象一条可爱的波斯猫。不管他名牌不名牌，我喜欢的就是好猫！

郑大妈 （一阵眩晕）我的天！

郑丹灵 好了，现在我要看信了。（读信，忽然跳起来，撒娇地猛捶妈妈）就是你，就是你！尽找些歪事儿来缠我，正事全叫你搅了，你看！

郑大妈 我的小姑娘，又怎么了？（接、读信）……我乘十二号日班车去茂名，专程登门求教，……十二号？唉呀就是今天！那班车……班车八点到！唉呀唉呀，坏菜坏菜，现在已经八点半了！误事，误了大事！

郑丹灵 就怪你、就怪你！在报纸上看到个青年女画家出了名，就叫我跟人家通信。好，我就跟黄玉通了一个多月信，好不容易把人家请来设计商标，可人家来信你压着，到了站又不去接车！叫我怎么好意思见人？

郑大妈 好了，好了！还罗嗦个啥？这样吧，我到车站接，你在家里等，两不误。要是接不着，黄玉肯定会按地址找来的。

郑丹灵 我去，您等！

郑大妈 行了，行了！你们局王伯伯下午打了电话，约我晚上到外贸局看看，我顺便到局里查查，广州那份来稿是不是黄玉的作品，再问问有没有被外商看中的。

郑丹灵 快点，那快点！

郑大妈 好好好！（走到门口又回头）喂！那些清华北大复旦中山的，您再考虑一下。我有言在先，除了这些不许另找。哼，这年头的年青人哪，除了上大学的，其他的都够呛！（下）

郑丹灵 （对母亲背影做个鬼脸，拿起那份“应征作品”看看，吹了口气，扔在一边，拿起黄玉的来信读起来，读着读着，抿嘴一乐。她正架起照相机又要拍照，忽然传来敲门声。

郑丹灵 来了！（到台右去开门，没人。探头向外看，又听见敲门声）原来在敲后门，哎，来了！（走到后门前又站住）喂，你是干什么的？

郎基罗 我是来应征画商标的！

郑丹灵 干什么要走后门？

郎基罗 我不知道大门在那呀！

郑丹灵 （自语）怪客，怪客。（开门）

〔郎基罗一头钻了进来，他长得潇洒漂亮，却有些愚气。他风尘扑扑，背着小旅行包，画板、画袋等。

郎基罗 这怎么挂了个纸门帘？

郑丹灵 （好笑）亏你是画画的。

郎基罗 （回头看画，一下子被迷住了）欧，德芭赛尔的临摹像！传神，传神！瞧她那咄咄迫人的美，那目空一切的优越感！面部的光彩多么鲜艳，衣着的颜色又多么凝重，对比是那样的鲜明，呵！西班牙的戈雅九泉有知，一定要说（突然大叫一声）妙！

郑丹灵 （吓了一跳）喂！你原来是来这买画的吗？

郎基罗 （醒悟过来）呵！对不起，忘了自我介绍了。本人是特地来应征试笔的，刚从广州到达此地。这是介绍信（双手递上）。

郑丹灵 （展，念）广州市，流花区梓岗居民委员会搬运站——

郎基罗 我是一个搬运工。广州人叫估俚，北方人叫苦力。嘿嘿，一个意思，我来系统介绍一下自己吧。（不知怎么讲，从衣兜里掏出个纸条条，念）我叫郎基罗，家庭出身小市民，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初中毕业，未婚。年龄二十七岁……够没有（还想念）

郑丹灵 够了够了，郎……郎基罗，真是怪里怪气的名字！

郎基罗 哎！你不知道，本人虽是个估俚，但本质上却是个美术……嗯，爱好者。您不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了个大美术……嗯，大美术爱好者，叫米开朗基罗……我十分崇拜他，天幸我正好姓郎——如意郎君的郎，所以，叫郎基罗。（一摆手）嗯，这个嘛，讲你也可能听不懂。

郑丹灵 哼，（指“门帘”）那是我画的。

郎基罗 啊！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是同行！那您就是郑丹灵同志了？

郑丹灵 噢，你怎么知道？

郎基罗 （突然发现自己失嘴，连忙掩饰地走到“门帘”跟前，凑着找图章，终于找着了。） ，这上面不是印着图章么！郑一丹一灵！多么嘹亮的名字，嘹亮！

郑丹灵 谢谢。郎基罗同志，您辛苦了！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请出示您的作品。

〔两人走到落地台灯前。郎正要掏画，突然抬头望着郑，盯住她，楞住了。〕

郑丹灵 郎……您这是怎么了？看着我干啥？

〔郎竟端详起丹灵来，看得认真又仔细。〕

郑丹灵 （不好意思）喂，你傻看什么？

郎基罗 （痴痴地）呵！郑丹灵同志，您实在太美啦！（并不理会丹灵，管自欣赏）瞧你一双眼睛长得多灵气，脸盘的比例也恰到好处，您这种发式做得好，一点也不做作，甚至有种零乱美，您的头发浓厚而柔美，黑蓝的光泽里微微泛黄，这能使您显得年轻而温柔。再看看您的鼻梁，凸而不弯，在我们广东型的女子中真难找到您这样标准的鼻子。还有您的嘴唇，长得很丰满，会使您显得热情，可惜稍厚一一些，不过完全可以掩饰过去，（抚掌赞叹）好一个脸型！太能触发灵感了！（忙不迭地掏速写本）

郑丹灵 （终于反应过来）请你放尊重点！

郎基罗 （猛省）哎呀！郑丹灵同志，刚才我……我恐怕冒犯您了。对了！（猛捶自己的头）我真不懂礼貌，请您原谅！我就是这个改不了的怪脾气！有一次我在火车站看到一个小伙子长得很标志，就盯着他上了火车，结果车开了还不知道，硬给拉到韶关不算，还罚了我的钱，唉！不可救药，不可救药！

郑丹灵 （原谅地）不，这也许是一种素质，难能可贵的素质。

郎基罗 （大喜过望）呵，谢谢，谢谢您！您这样了解我……（激动地）我第一次碰到，第一次！您这样了解我……

郑丹灵 请您把作品拿出来看看吧！

郎基罗 对，对，马上就拿。（他忐忑不安，战战兢兢地把画递给灵）见笑，见笑。（又全神贯注地看着她的反映）

〔灵一下子被画吸引住了，片刻不语，把郎急得够呛，突然灵也大叫一声“妙”！又把郎吓了一跳。〕

郑丹灵 妙！好一个“卫夫子梳妆图”！（内行看门道）立意，构图多么高雅逸致，古色古香，一看便知中国派头，卫夫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各的美发妇人，许多人都赞美过她那乌云般的青春美发，用它来隐喻发乳，形象贴切又含蕴不露，可以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甚至发思古之幽情呢！其次是人物画得好！看她那头乌丝青发简直象奔流而下的瀑布！郎基罗同志，好画！

郎基罗 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郑丹灵 现代化的产品，古典美的商标。珠联璧合，匠心不凡！

郎基罗 别说了，我简直受不了了！谢谢，谢谢您，这是我生平最大的荣誉！（抓起一大

杯开水倒了进口)嘿,浇浇水冷却一下。

郑丹灵 我一定尽力推荐!您很有可能成功。郎基罗同志,人们对美的感受是共同的。

郎基罗 谢谢,谢谢……您谢谢我(语无伦次)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郑丹灵 嗨!您为什么不直接送到评选委员会去?报纸上登了是要往那儿寄的呀?哎,对了,您怎么知道找到这里来?

郎基罗 嗯……这个嘛,找到报社广告部问的,请原谅,我对自己的作品没有……信心。所以,我想找您……商量商量。

郑丹灵 哟,您还真有心眼。同志,这个叫——

郎基罗 叫走后门是吗?我简直不知道大门在哪儿。有谁瞧得起我这无名小卒?

郑丹灵 艺术家首先要自信!

郎基罗 是!那是在他成家以后,我不是科班出身,靠自己摸索着干的,中学毕业下了农场,去年才调回来。想考美院,年纪又大了。我只好去搞搬运。

郑丹灵 (同情地)那是很辛苦的,怪不得——

郎基罗 老实说,我的工作很不错,每天到火车站,帮港澳同胞,观光客把行李推出地道,并不累,而且收入很可观。若逢到节假日、春节、清明、广交会,一天能挣十几块钱。

郑丹灵 哦,想不到!

郎基罗 我并不在乎您那三百元。我郎基罗走您的后门,是因为我对艺术有与生俱来的献身欲。你知道吗?我三岁能画皮球,四岁懂得画鸡蛋、画西瓜。

郑丹灵 哇!全是圆的。

郎基罗 我五岁就懂画门、画窗、画手帕、画桌布。

郑丹灵 嘻!神童,全是方的。

郎基罗 这只是为了说明我天生会画画,要画画。(贯口)我愿意在画架里消耗我的青春,找到我的后天生命,我愿把热血化浓墨,全泼洒到画布上,挥写宏图,讴歌百花!

郑丹灵 (大受感染)哦!多么罗曼蒂克!

郎基罗 (泄气)唉!可我不是科班生!人家看不起我,上哪儿投考都落选,作品也没有出路,我愁死了……(气愤地)天天喊四化人材奇缺!可眼睛就盯着那几个大学生。要知道我国的高中生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四!剩下那百分之九十六的“零头”里,就找不出一个算人材的了?唉,大学、大学、一方面你培养人材,另一方面你又埋没了多少人材!(喘喘气、又喊道)人非动物,活着仅仅为了活着,应该有抱负,有献身的目标,这就是我的小信仰!我的生命是与艺术共生的,共生的!

郑丹灵 你的想法很动人。可国家也要统筹分配呀,想干啥就干啥,那不是乱套了?

郎基罗 凭本事嘛!如果我现在还只懂画鸡蛋,画西瓜,我二话不说当估佻去!但我不服气,没用我就知道我不行了?可我一找对口单位,人家就说我不安心工作,不服从组织安排,这还是轻的!

咳!清朝有个龚自清写诗云:“我劝天公从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今天我要改几个字:我劝诸公高抬手,不拘一格选人材!

郑丹灵 (同情地) 啊! 一位怀材不迁的青年艺术家! 他两手空空, 前途茫茫, 有的只是满腔的热忱, 满腹的牢骚!

郎基罗 (误解) 您认为我只是在发牢骚! 看不起我! (敏感地) 是呵, 我走后门, 本身就不光彩。老实说, 您不是我想象中的郑丹灵! 好了, 既然如此, 我只得告辞。

郑丹灵 你给我站住! (指藤椅) 那儿, 坐下! (罗乖乖就范) 哼! 你想吓唬我呵! 只有你说的没有我说的! 我郑丹灵不识货? 你瞧瞧, 这些是我刚才刷下来的, 全是专家的大作, 拍个相片就退还他去!

[错把“应征作品”扔了给郎。]

郎基罗 (念) 高清华……李复旦……张中山……哟! 全是名牌大学生! 您是有眼力嘛!

郑丹灵 (忙抢回来) 这些人……全落选了! (急忙忙把“名单”拿进屋)(下)

[郎发现桌子上一封信、顺手拿起来。突然一震、精神紧张、左顾右盼。]

郑丹灵 (上) 哦、那是一个女朋友寄来的。我们虽没有见过面, 但通信已有一个多月了, 我妈妈在报上看到青年美术家黄玉的介绍文章, 就要我写信给她, 请她为我们设计商标……她也答应了。

郎基罗 (酸溜溜地) 是呵、还是专家可靠!

郑丹灵 您说话可别带刺, 人家黄玉同志还真没架子, 说起话来可谦虚啦! 还口口声声叫我“大姐”哪!

郎基罗 这么说, 您对那个黄玉印象还不错!

郑丹灵 可不是嘛! 他对美的见解多中肯! 遣词用句多风趣, 娓娓而谈又捎带些诙谐! 瞧她那手字, 够潇洒! 哪象个姑娘家写的! 见字如见人,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

郎基罗 (不以为然) 这只是说明您过于相信自己的印象。这对搞美术的倒是个天赋, 但用来待人处事却过于草率天真了!

郑丹灵 啊, 你嫉妒了。艺术家的通病! 告诉你, 在这封信里, 她说好今天要来的。

郎基罗 不是现在还没有人影儿吗?

郑丹灵 我妈去车站接车了!

郎基罗 哎呀! 大妈真的去接车了?

郑丹灵 那还有假。我在家等, 前些日子外贸局收到一封广州来稿, 怕是黄玉的呢。妈说到局里去找找那份来稿。

郎基罗 (脱口而出) 糟了!

郑丹灵 不早不早, 九点多了, 黄玉很可能自己按地址上门来。

郎基罗 (后悔莫及) 哎! 我不该凭一时兴起乱来一气。

郑丹灵 你这话太见外了。我对你不也同样热情接待了吗? 小心眼, 容不得人。黄玉也是广州人呢, 说不定你们还是同车同座哩。别急, 我妈妈快回来了。

郎基罗 (如坐针毡) 我……我是不是该走了?

郑丹灵 你这个人怎么怪里怪气的! 好不容易来了又急着要走! 告诉你罢, 我妈妈就是征集商标的那家工厂厂长! 你的卫夫子梳粧图给她提提意见不好吗?

郎基罗 那……我就再坐一下。

郑丹灵 哎，这就对了。路上累了吧，要坐十二个小时车呢！找到旅店没有？饿了吧？我  
给你冲一杯速溶咖啡。（边说边忙碌）

郎基罗 麻烦您了。不过……请把那张图……还给我。

郑丹灵 噢？这又怎么了？

郎基罗 哦！我……此来就是为了和您见见面，商量一下这张画。既然您这么看得起我的  
画，这就是给了我最大的鼓励。过去我到处碰壁，我太需要鼓励和支持了。我要  
衷心地感谢您。在我几乎变成灰色的心灵里，又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今晚是新  
起点！和您的这次见面，我要永远铭刻在心，我——我这就去外管局，用我自  
己的名字把这幅画投上去！我不走后门啦！（两眼不舍地望着她）那……丹灵同志  
再见了！

郑丹灵 （刚才的厉害劲儿不见了，变得手足无措）那……也好呗，恭敬不如从命！不过  
……不过！对了，您不是说我长得很……很能触发灵感吗？请您给我画下一张肖  
像，也是我们萍水相逢的纪念。

郎基罗 （慨然地）好罢！

〔灵忙从里屋搬来画架、画笔。郎忙着对角度，对光线，终于选定一个位置，使  
郎基罗背对着门，郑丹灵也看不到前门〕

郑丹灵 这样行吗？

郎基罗 恰到好处。（画起来）啊！一双多么动人的眼睛！有雅典娜式的机灵，更有维娜  
斯一样的温柔。

〔郑大妈兴冲冲上，冷丁听到这句话，一下子楞住了，她气汹汹地站在门框里，  
虎视眈眈。〕

郑丹灵 （接接话茬）可她却看不透人的心哪！

郎基罗 （边画又说）哎，这双眼睛怎么愁戚戚的，丹灵，放神气些儿！

郑丹灵 神气？那就暂时神气一下吧！等这幅画画完了，再神气也没得画的了。

〔大妈在门口做了个愤怒的手势〕

郎基罗 老天真不公平，怎会把美都集中到一个人脸上！

郑丹灵 是啊！再美，也只能为一个人而美，但愿他不是一截木头。

郎基罗 啊！丹灵！你美丽又天真。可惜我没法把你心灵的美传神的画出来！你会得到艺  
术之神缪斯的恩宠，你会幸福的！

〔郑大妈听不下去了，她一拍椅背，“放肆”！〕

郑大妈 放肆！哪来的野小子，三更半夜在我家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郎基罗 （吓得跳起来）啊！这是……郑大妈！大妈，您好！

郑大妈 我好？不错。趁现在身体还好，我还能管！

郑丹灵 （挺身保着郎）妈！小声点不行？别吓着人家，他是我的朋友。

郑大妈 哦，没音没讯的，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个朋友来！死丫头，我的发乳能象你就好  
了，省得花那些钱做广告了！

郑丹灵 妈！再说我可不高兴了！



郑大妈 (转向郎) 喂! 小子! 你是从那冒出来的?

郎基罗 郑大妈——

郑大妈 叫我徐厂长!

郎基罗 是。徐厂长, 我, 我……(又掏出那张纸条, 念) 我叫郎基罗, 家庭出身小市民, 本人成份学生, 文化程度初中毕业, 二十七岁, 未婚……

郑大妈 够了!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郎基罗 是。徐厂长, 我是干搬运, ……广州人叫估俚, 北方人叫苦力, 嘿嘿, 一个意思。

郑大妈 那您走错门了, 咱家不搬家。

郑丹灵 妈! 人家是美术爱好者, 来应征的!

郑大妈 什么? 搬运工又搞美术, 那美术家倒要去搬运不成?

郑丹灵 哎呀妈! 死脑筋!

郑大妈 好! 我死脑筋。告诉你们, 我这个工厂还有一个月工资发, 还没穷到要找个搬运工来搞什么商标的地步! 真是巧立名目

郑丹灵 妈!

郑大妈 好了好了, 这个家属油脂化工厂还是徐厂长说了算!

郎基罗 是, 徐厂长, 那我告辞了!

郑丹灵 走不得也! 你一走咱俩谁也说不清楚 (对妈) 老实挑明的说罢! 他是我要好的朋友, 妈要是不礼貌, 当心郑丹灵!

郑大妈 哦? 你到底真找回个“好猫”可! 死丫头。

郑丹灵 (对郎) 喂! 你这个老实蛋! 怕什么? 艺术家的信心又吓毛了! 把你的作品拿出来亮亮相嘛!

郎基罗 (嗫嚅地) 算了吧! 郑大……徐厂长刚刚不是说, 反正不用我的作品吗?

郑大妈 哼! 不光是作品。

郑丹灵 哎呀, 你这个不争气的稀松二王眼, 我来给你拿。

郎基罗 (大惊失色) 啊呀, 慢着!

郑丹灵 又怎么了?

郎基罗 我, 我说拉倒罢, 没啥可看的!

郑丹灵 草鸡一个, 让开!

郎基罗 好! 我来拿。(站在画袋面前犹豫一下, 突然一跺脚) 我拿! [他把画慢慢地打开给徐厂长看。设法用身子挡住丹灵, 不让她看。

郑大妈 (歪头品评一会, 眨眨眼) 哈! 这个小妇人画的还不坏! 瞧她那脸蛋! 笑模笑样的真叫俊气。

郑丹灵 (多嘴多舌) 妈, 您不知道, 她那头发才画得美哩! 那头发呵——

郑大妈 明明就是脸蛋儿漂亮嘛! 就你懂!

[灵不服, 硬起脖子想争, 被郎拦住。郎向大妈赔笑脸说:

郎基罗 嘿嘿嘿, 大妈说得对, 是脸蛋儿漂亮。头发嘛, 头发不值得一提! 嘿嘿嘿! (收画)

郑丹灵 哼! 专拣好听的。顺毛儿溜!

郑大妈 (对郎) 唉呀! 想不到你画画还有两下子! 你是从广州来? 唉呀! (搬指头算) 你看看, 在开平吃的午饭, 现在早饿了! 小灵! 给客人端饭去! 蒸笼里有包子!

郑丹灵 (高兴得直蹦) 好妈妈, 模范妈妈! 我这就去! (又回头) 妈, 南海钻探船送给爸爸的罐头呢?

郑大妈 (不耐烦地) 在壁柜里!

郑丹灵 是! (又回头) 妈, 冰箱里还有啤酒吗?

郑大妈 自己找!

郑丹灵 是! (下)

郑大妈 (对郎) 郎……郎搬运, 你叫……

郎基罗 徐……郑大妈, 我叫郎基罗。

郑大妈 好呵郎基罗, 先去洗把脸吧, ……洗干净点!

郎基罗 谢谢郑大妈! (下)

郑大妈 (目送郎) 郎基罗……基罗基罗郎基罗, 我这就拆穿你的西洋镜!  
〔大妈转身去翻郎的画袋。丹灵上。大妈只好抽回手。〕

郑丹灵 妈, 罐头开好了。他可饿坏了。吃饱了叫他今晚歇在我们家吧, 这么晚了, 找旅店多不方便呀!

郑大妈 是呵, 既然来了, 哪能那么随便就让他走?

郑丹灵 (拍手) 妈妈好! 我这就去收拾房子。——哎, 怎么黄玉没有来?

郑大妈 是呵是呵, 黄玉如果在就更好了。(神秘地) 小灵, 过来, 你们什么时候, 嗯, 认识的?

郑丹灵 刚才, 妈妈。

郑大妈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郑丹灵 (回避地) 不知道。

郑大妈 你喜欢他——这只好猫?

郑丹灵 (忸怩地) 妈!

郑大妈 (突然地) 他是个骗子。

郑丹灵 啊! (捂嘴) 骗子?

郑大妈 哼! 我问你, 他刚才给你看了一幅什么画?

郑丹灵 叫卫夫子梳妆图,

郑大妈 (恍然大悟, 以拳击掌) 卫夫子梳妆图, 哼哼, 果然不出大妈我所料。你留神没有? 刚才他给我看画时, 站在哪里?

郑丹灵 这里, 妈妈。

郑大妈 那你站在哪儿?

郑丹灵 这里, 妈妈。

郑大妈 这是他背后! 他用身子挡住你, 只把画给我一个人看!

郑丹灵 那——

郑大妈 他是怕你看见!

郑丹灵 那——

郑大妈 “那——那——！”傻丫头，轻点。他给我们看的是不同的画！

郑丹灵 这——

郑大妈 我看的是另一幅，象是什么西施统纱一类的。西施戴着个头巾，根本没有什么说的头发，漂亮的头发！

郑丹灵 这——

郑大妈 哼，“这——，这——！”

郑丹灵 （不服气）这又怎么样！

郑大妈 怎么样？告诉你吧！刚才我到你们外贸局，外商已经看中一幅画，正是“卫夫子梳妆图！”

郑丹灵 呵！选中了“卫夫子梳妆图！”

郑大妈 这幅画，正是黄玉画的！

郑丹灵 黄玉？她来了！

郑大妈 她没有来，可她把作品寄来了！外商已看中，评委会也通过，我也签字了！

郑丹灵 是黄玉画的！

郑大妈 （一字一板地）可有那么一个人，剽窃了黄玉的作品，跑到咱们家来招摇撞骗！

郑丹灵 （不敢不信，羞愤交加，一把抓起那幅肖像画，狠狠摔在地上，忽又把它拣起来）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呜呜呜！

郑大妈 轻点声！你还不死心哪！

郑丹灵 我要当面问问他！

郑大妈 问，当然要问。不，叫审问！（环视屋内）我看咱们还是收拾收拾这间房子吧！（麻利地把圈手藤椅捧到当中）这是被告席。（又把茶几摆在长藤椅前面）这是公案，我是法官，你是原告！

郑丹灵 （不情愿地扭扭身子）

郑大妈 这是明摆着的！

郑丹灵 我每一个细胞，每一根头发都觉得他不会是个骗子！

郑大妈 哼！我倒一根头发都觉得这个郎搬运不会是什么画画的料，这坏坯。不过，想问题要用脑子，不能用头发——郎基罗！

郎基罗 （春风得意，抹着嘴上）郑大妈，来了！

郑大妈 叫我徐厂长！

郎基罗 （发现阵势不对）是，徐厂长。（对灵）丹灵，怎么了？〔灵气冲冲一跺脚，转过脸去。〕

郑大妈 （端坐长藤椅上）郎基罗，吃饱喝足没有？

郎基罗 谢谢徐厂长，酒足饭饱。

郑大妈 （冷笑一声）到底给你骗了一碗饭吃！

〔郎大惊失色，跌坐被告席上，此刻丹灵冲动地跑过来，拽住郎的衣袖又拉又扯。〕

郑丹灵 妈说你是骗子，是真的？妈说你剽窃了黄玉的画，是真的？妈说你欺骗了我，是

真的？你说话呀！可是真的？

〔郎激动地跳起来。〕

郑大妈 哼！一个搬运工也未冒充画家！我一听就知道是假的！母鸡要能打鸣，那还要公鸡做什么？

〔郎一听此话，颓然倒在椅子上，双手抱头。〕

郑丹灵 （使劲推郎）说呀，你说呀！

郑大妈 站开点，你是原告！

郎基罗 （猛地抓住灵的双手）丹灵，就算我跟您开了一次玩笑，你原谅我吧！

郑丹灵 （希望幻灭）你这个不争气的松包！呜呜呜！

郑大妈 （一拍桌子）哼！油嘴滑舌的！吃灯草长大的呀！说得轻巧，开个玩笑！这一玩笑差点把我姑娘开跑了！（铺开一张纸）说，你是不是剽窃了黄玉的作品……说！

郎基罗 （一咬牙）是，徐厂长！

郑大妈 你是不是半夜三更的跑来行骗？

郎基罗 是，徐厂长！

郑大妈 什么是徐厂长？是我还是你？

郎基罗 是我，徐厂长。

郑大妈 你是不是企图（望望丹灵）嗯？那个？

郎基罗 是，徐厂长，我全认了。

郑大妈 把它全写上！

〔郎一跺脚，抓过笔来刷刷地写。丹灵跑到他身后，开导他。〕

郑丹灵 你是不是叫我妈吓昏了头？你这胆小鬼！想好了再写，乱供可不行。

郎基罗 全是真的！（埋头写）

〔丹灵哭啼啼地站在他身后看他写。看着看着，突然发现了什么，她一把抓起郎写的字纸。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忽然有了主意，走到长藤椅上一坐，把妈妈推到一旁了。〕

郑丹灵 我再来审问一遍！

郑大妈 （莫名其妙）这个丫头今天发疯了！

郑丹灵 （信心百倍）郎基罗！

郎基罗 在，郑丹灵同志。

郑丹灵 （突然地）黄玉是你什么人？

郎基罗 （失口）是我表……我不认识她！

郑丹灵 你还在撒谎！黄玉就是你——不，那幅黄玉的画就是你画的！那幅卫夫子梳妆图正是你画的！

郑大妈 （跳起来）死丫头，胡说八道。

郎基罗 是，徐厂长，她气糊涂了。

郑丹灵 哼！你骗了我。你冒用了黄玉的名字，画了这幅画。有信为证，看看这个！（她把黄玉的来信与“交代材料”一同举起来）这封所谓黄玉的来信上的字和这份交

代材料的字相同！是一个人写的，那个人就是你，郎基罗！

〔大妈连忙过去对比看，大吃一惊。〕

郑大妈 你……你为什么要假装做骗子？

郎基罗 我，我是一个骗子，是认认真真，地地道道，老老实实的一个骗子。画是黄玉画的，不是我画的。

郑丹灵 黄玉根本不知道这次征集商标的事！哼！

郎基罗 （语无伦次）不是，不……是我画的，不……是我画的，哦，不……

郑大妈 （对女儿）别自做聪明了……怎么？你俩想给老太太唱双簧呵？

郑丹灵 我自有办法，叫他开金口，认铁账！

郑大妈 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

郑丹灵 您老人家坐端正、用心听、认真看。郎基罗！

郎基罗 在，郑丹灵同志。

郑丹灵 我现在代表外贸局正式宣布，在应征的一百三十八份登记的来稿中，黄玉的“卫夫子梳妆图”已经被外商选中，外贸局决定正式采用！

郎基罗 （一下子惊呆了）真的，真的！什么？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又倒了一大杯水灌下）

郑丹灵 卫夫子梳妆图已经被正式采用！油脂化工厂徐厂长已经正式签字，立即制版印刷。

郎基罗 （一跳多高，高举双手，绕场半周）采用了！我的作品采用了，郎基罗成功了！哈哈哈哈哈，我成功了！生平第一次成功啦！

郑大妈 喂喂喂！郎搬运，怎么，阴错阳差的，卫夫子梳妆图又成了你的了？那……那个黄玉呢？

郎基罗 （得意忘形）徐厂长，那个黄玉现在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留学呢！哈哈哈哈哈！

（收敛住笑）徐厂长，感谢你对我的无比信任，采用了一件搬运工的作品，哈哈！

郑大妈 这么说，那幅画真是你画的？郎搬运……郎基罗同志，那您为什么要冒用黄玉的名字呢？还不敢承认呢？

郑丹灵 妈！还是问问你自己吧！您不是宣布过不要搬运工的作品吗？

郑大妈 这……这……呵，对对对，郎同志，我代表油脂化工厂全体干部职工，感谢您为我厂生产付出的辛勤劳动！刚才……

郎基罗 那是误会，误会！

郑大妈 对，误会。牙齿也有咬舌头的时候嘛，对吗？（二人相对大笑）我马上通知财务股把三百元奖金汇给你！

郎基罗 给我？！我当搬运工收入很多，不在乎那几个钱。奖金算我捐给贵厂的吧！郎基罗是为寻找艺术家的信心而来的，徐厂长！

郑大妈 哎！都不是外人啦，叫郑大妈！

郎基罗 是，郑大妈！

郑大妈 哎——！

郑丹灵 艺术家，信心，你的信心早吓毛了！胆小鬼，害得我好苦，差点为你背了黑锅！

你这个松包，软旦，草鸡，小兔子，小耗子！

郑大妈（旁白）我的天哪，差点没出“波斯猫”！

郎基罗（感叹地）唉，这都是摔打怕了呵！一个热心艺术的青年，在他甘愿为之献身的時候，却要躲躲闪闪，这能只怪我吗？

郑丹灵不，这事没有完！你冒用黄玉名义，与我通信一个多月，该当何罪？

郎基罗对不起，事情是这样的，黄玉是我表姐，有一天我到舅舅家去玩，偶然看到了您的来信，那时我表姐已经出国留学，舅舅就鼓励我来干。我也觉得这是值得一试的好机会。您在信中说的许多话，都很中我的意，您对艺术的见解，更使我觉得您是个知音。但我知道您是……是个姑娘，怕不方便，就冒用了表姐的名义，请您原谅。这次“卫夫子梳妆图”能获得成功，还得首先感谢您对我的启发和帮助。画出来后，我又犹豫了。我……失败得太多了，碰壁碰得太惨了。后来，我终于用表姐的名字把稿件发了出去。但我又觉得这样不妥，是不严肃的，我更怕这次心血又化成泡影。我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最后决定亲自来一趟，和丹灵见见面，我得到了意外的赞赏。当我正鼓足信心，准备去把真实姓名公开的时候……（他悄悄地看了郑大妈一眼）

郑丹灵这才叫木匠带枷，自作自受！

郑大妈这也不能怪他，他这是没有办法。这样吧，小伙子，我们厂里正缺你这样一个角色，如果你不嫌，就跟你郑大妈干，怎么样？

郎基罗谢谢，谢谢大妈，那太好了！（又倒一杯水，欲喝）

郑丹灵妈，他到您厂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什么职务？

郑大妈喝！你这个丫头就是难缠。只要他肯干，干什么不成？党政工团妇女会，工作多的是，平时有啥干啥，节日喜庆来了出个墙报啥的不就省心了吗！

郎基罗（进退两难）呵！大……大妈！（到嘴边的水没喝下去）

郑大妈怎么？瞧不起我徐厂长？告诉你，你那个卫夫子一脚端开了港澳市场大门，外商说三年之内，咱生产多少他要多少，将来奔头大着哪……

郑丹灵妈！您真是死脑筋！

郑大妈哎哟，我的小姑娘！我又咋的了？

郑丹灵方才您撵人家，现在又想把人家装箱子钉起来，还不一样是浪费人材！

郑大妈可也是的，这对付人材也是一门大学问哪！

郑丹灵明天我去找王伯伯说说，让他设法安排一下。象你们厂里这种商品装璜设计问题，我们局里碰得多了！我们正设想成立一个广告美术设计服务公司！

郎又喝下一大杯水。

郎基罗这叫我说什么好呢！（激动地握住丹灵的手）丹灵，真是山河易改，知音难逢呵！

郑丹灵（突然羞涩起来）看你！

〔郎发现自己又鲁莽了，忙松开双手，一时两人都很窘了。〕

郎基罗（没话找话）嗯……那——我给您画的画呢？

郑丹灵（不好意思地把揉皱的画展开）这——

郎基罗 我再为您画一张吧!

郑丹灵 不，我保存起来。

郑大妈 给我吧!

郑丹灵 来，咱们照一张相吧，咱们是不打不相识。

郎基罗 好，响应!

郑大妈 照就照吧!

〔三个人站在一起，老妈子有意挤到中间。

郑丹灵 (想了想，走出来说)根据美学观点，整个照片的构图要对称才显得平衡，郎基罗个子高，应该站中间，(一本正经地把 拉到中间)好，就这样定了!

〔丹灵摆弄好照相机，拨动自动快门。跑到郎基罗身边，丹灵扯扯郎，示意靠近些。老妈子发现，刚要干涉——

郑丹灵 别动，快门要响。

〔郑大妈只好重新立正。切光，打追光，罩住三人。大妈肃立一边，丹灵、郎基罗紧靠在一起。切光，幕急落。

剧终

# 为了下一代

独幕喜剧

茂名市 赵 洪

时 间：当代。

地 点：市职工医院手术室门前。

人 物：张道勤 秦护士 老 许 许绢绢

〔幕启。手术室门前的走廊里。手术室门楣上挂着“计划生育手术室”字样，门开在台左。台右有一条候诊用的长椅。椅后是楼梯口，为上下场位置。

〔秦护士捧着一托盘上。张道勤咻咻地跟上。走到手术室门前，张转身张臂堵住秦护士，谁知竟把托盘碰掉在地，纱布和棉球撒了一地。

道 勤 对不起，对不起，我拣回去替您洗干净。

护 士 这是消过毒的！你洗得干净吗？（蹲下来拣。道勤也帮着拣纱布）一边站着去！尽帮倒忙。

道 勤 护士大姐，……

护 士 你还没个完哪！

道 勤 ……请您帮我再去说一说情，说说情，就答应我吧！

护 士 （忍俊不禁）你这个人真是。您别缠我好不好？世界上少见这种男人——真没出息！

道 勤 （瞪大眼睛）我没出息？大姐可不知道我是干啥的吧！我是石油公司研究所的技术员哪！我是搞环境保护的。为子孙后代造福哇！我告诉您，先别对人说，（神秘地）听透露社消息，不久就要提我做工程师！啊，而立之年当工程师，你还说我没出息？

护 士 我问你，您结婚没有？

道 勤 没有。

护 士 那你来找我们干什么？

道 勤 做手术呀！你们不是干这行的么？

护 士 （伸手试试张的额头）你是不是不正常？

道 勤 我不发烧。

护 士 那你还清醒。我告诉你，你没结婚就要做什么结扎手术，这就叫没出息！哪怕你当了总工程师也罢！

道 勤 您不知道，我是怕将来结婚生了孩子，会——会影响工作！我的担子重呵！想一想茂名市现在的污染程度，想一想我们的子孙将要在一个什么环境里生长！这样下去，在我们老大之年，怎么去向子孙后代交代！我一个人不要孩子，是为了，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能在一个天蓝水清的土地上成长！

护 士 真是奇怪的逻辑。请问，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道 勤 无需隐瞒，三十有二。

护 士 为什么这么晚不结婚？是不是谈恋爱谈崩了，就用结扎来出气？

道 勤 这——这说哪去了……

护 士 我们还真的碰到这样的傻瓜！

道 勤 不，不是，不过是工作、学习太忙，谈恋爱嘛。就得往后推推了！

护 士 好了好了，我看你省得结扎了，就凭你这个德行，我代表我的姐妹们宣布，永远没有一个姑娘愿嫁给你。为了你的下一代忙去吧，你结扎不结扎反正一个样，满意了吧？再见！（欲进手术室）

道 勤 （又拦住她）哎——我，我还有话说！

护 士 没结婚就结扎，再说也不通！

道 勤 跟您说实话吧——别告诉别人——我……嘿嘿，我要结婚了！

护 士 啊？什么？新婚前做结扎手术？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道 勤 （表情变得异常严肃）是的。护士大姐，我的……未来的……新娘，她……她现在是一个烈士的未亡人。她丈夫在去年的自卫反击战中英勇牺牲了！她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刚满周岁的男孩！

护 士 （肃然起敬）呵，原来是这样，（放下托盘，指着长椅）请坐，张道勤同志，请坐。张道勤同志，我能冒昧问您几个问题吗？

道 勤 可以。

护 士 你们怎么认识的？

道 勤 她是我们研究所的技术员，我们是同行。

护 士 呵！原来是娟……原来是这样。张道勤同志，您、您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您也许是个好心人，很同情别人的不幸？

道 勤 不。不仅仅是这样。娟娟是个好同志。她丈夫——老金也是祖国的好儿子。更重要的，是烈士留下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是为了他们去生活、工作、战斗的呀！我曾在报纸上读到了娟娟的丈夫——哦，她叫娟娟——英勇奋战。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他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娟娟同志强忍悲痛，与我们一起日夜工作，她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呢，我能做些什么呢？她的孩子，不正是我们的下一代吗？我想我这样做是对的。

护 士 那您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牺牲呵！虽然娟娟已经有了个男孩，但组织上会照顾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己的孩子！

道 勤 有一个孩子已经够了。现在不是都提倡只生一个吗？

护 士 可你和娟娟是……又成了家的呀！难道你就不想要个自己的孩子？

道 勤 烈士们在前线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他们又是为了谁的孩子？

护 士 可国家允许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呀！

道 勤 可国家更要求我们技术人员为四化多多出力呀！她和我都年轻，正是为国家出力的好年华，应该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

护 士 那……您跟娟娟同志商量没有？